

前行性考察

§ 1. 谢林的著作和解释的课题

a) 从 1809 年历史事件总览看自由论一著

谢林在一个论著中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一论著的标题是：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与之相联系的对象哲学探讨。这一论著首次和谢林早先已问世的一些著作一起，发表在一个集子里，其标目为：“F. W. 谢林哲学著作。第一卷。兰兹胡特，大学书商菲利普·克吕勒 1809 年出版”。

1809 年。这年拿破仑统治德国。这在此是意味着压制和凌辱德国。从 1806 年起帝国不再继续名义上存在。在这一年有十六个德国侯国在拿破仑的保护下结成了莱茵同盟。8 月 1 日它们在累根斯堡帝国议会宣布它们与帝国分离。8 月 6 日弗朗士二世以放弃德意志皇冠作为回答。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埃尔斯泰特经历了它的最深痛的惨败。拿破仑写信给苏丹说：“普鲁士已消失。”国王朝麦默尔逃往德国土地的最后一角。由于蒂尔西特和约，普鲁士被压回易北河右岸。萨克森选帝国转入莱茵同盟。直到易北河边，“法语”是官方语言。

1808 年拿破仑召集了爱尔福特诸侯会议。在那里歌德与拿破仑作了谈话。他们谈论了诗，特别是悲剧和对命运的表现。拿破仑说道：悲剧“曾属于一个阴暗的时代；现在人们向命运要什么？政治就是命运！……您到巴黎好了！我完全要求您这一

点。在那里有更宏大的世界观。’^①

1809年。这年歌德 60 岁，《浮士德》第一部刚好问世。五年之前，1804年 康德死于 80 高龄。四年以前，1805年 席勒早日归逝。1809年拿破仑在阿斯佩棱战役遭到其最初沉重失败。提罗尔农民在安德利阿斯领导下起义。

这期间普鲁士在北方开始又找到自己“坚定而确信的精神”（费希特）。帝国男爵冯·施泰因领导进行行政管理革新。沙棱霍尔斯特创造了一支新的军队的精神与形式。费希特在柏林科学院作他致德意志民族的讲演。施赖尔马赫尔通过他在三位一体教堂讲道成了柏林社交界的政治教师。

1809年威廉·封·洪堡成为普鲁士文化部长，着手从事由费希特与施赖尔马赫尔的呈文作了准备的柏林大学建校工作。在同一年王宫从哥尼斯贝格返回柏林。次年路易丝王后去世。下一年海因利希·封·克莱斯特在旺塞开枪自杀，这即那位长期心怀秘密计划，用暴力除掉拿破仑的诗人。这位拿破仑被歌德作为一大“自然现象”给以景仰，当黑格尔在耶拿战役后看到他骑马走过这个城市时，曾称他为“世界灵魂”关于他老布吕歇尔曾说：“让他闹吧，他不过是一个蠢家伙。”这时哈尔登贝格这位外交家已成为普鲁士国务首相，他保护普鲁士——德国日益兴盛，避免使之提前出击。

所有这些新人物在其生性上都完全不同，都各有行事准则，但在他们所意求的东西上却是一致的。他们中流传一个警句，他们所意求的东西在这一警句中表现出来。他们在自己当中把自身正在形成的普鲁士国家称为“理智国家”，亦即精神国家。沙棱霍尔斯特这位士兵对于战争诚然首先顽强地要求勇敢，但

歌德对话。W. 弗勒尔·封·彼德尔蒙全集本。其修正与补充版。第 I 卷，莱比锡 1909 年，第 539 页（1809 年 10 月 2 日与 F. 封·缪勒首相的谈话）。

对于和平却要求知识和再知识，还有教养。教养，这在当时意指本质性知识，它透彻地给历史定在的所有根本方面赋以形态，它是那种作为每一巨大意志活动前提的知识^②。

为时不久拿破仑在爱尔福特对歌德所说的“政治就是命运”这句话的深深非真理性，就应显于白日之下。不，精神才是命运，而命运是精神。但精神的本质却是自由。

1809年谢林关于自由的论著发表。它是谢林最大的成绩，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在谢林的自由论发表之前两年，即1807年，黑格尔最初的和最大的著作，《精神现象学》发表。这一著作的前言包含有对谢林的尖锐否弃，在两位青年时代朋友间导致最终断交。三位士瓦本人形成的青年友谊同盟中的第三个人物荷德林在同一时期左右被他的众神带去，置于精神病的保护之下。

这三位在图宾根神学院作为同窗知己曾住于一屋的人物，虽然就这样在他们的人生中分道而行了，并且这同时意味着在他们的作品事业中也已分手，但他们却并不是简单地东离西散。他们每人按照自己的法则，完成的只是德国精神的一种形态，其之变成一种历史性力量，还尚未完成，只有当我们事先重又学习赞佩和尊敬创造性作品，然后其之变成一种历史性力量才能得到完成。

当谢林发表他关于自由的论著，他是34岁。他使自己最早的哲学著作在他学习时代的最后一年（1794年）发表，这就是《论整个哲学的一种形式的可能性》。哲学题目的扩展性探讨一般地不再能比当时更为紧张的了。从这一最初著作到自由论，他的思想完成了一种迅猛的发展。这15年期间每年都带来一

^② 1809年出现 C.D. 弗利德利希的画作《湖景和隐士》。

篇或数篇论著，其间有有决定性著作如《自然哲学一种体系初纲》(1799年)、《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前者把费希特的唯心论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并把一般唯心论带入一种新的轨道。后者成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先行者，对于谢林自己以后的一些进展步伐，也成了先决条件。1801年《我的哲学体系的阐释》发表。

在自由论之后，除几个应时讲演和下面会提到的与 F.H. 雅可比争论的著作外，谢林全然没有发表什么。但是直到他 1854 年死去 那 45 年期间，既不意味着他躺在迄今已达到的东西上面，更非意味着思维力量的一种熄灭。如果说事情不曾是真正的著作取得形态，那这也是由于谢林从自由论起所日渐进入的问题提法的特性使然。

b) 直接意图与解释程序

只有从这里出发谢林的沉默时期才能得到理解。或者更好反过来说：这一沉默的事态对发问的困难性和新颖性、对思想家关于这一切的清楚认识，投来一线光芒。通常被用来说明谢林这一沉默时期的，只能称作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东西，从根本上说是属于闲聊范围。就谢林对之并非不够敏感而言，他自己在这里也有一定过失。但是在谢林这一沉默时期于思想劳作上进行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遗稿中给我们传下来的 90 个讲课上加以估量。我们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在讲课和成形的及论证自足的著作之间不只有一种直接的区别，而是有一种本质的区别。但是假如可以说的话，谢林也不能不在著作上搁浅，因为问题提法从那时哲学的状况不曾允许有内在中心之点。甚至谢林之后唯一重大的哲学家尼采也在他真正的著作《力能意志》上也陷于憔悴，而这是由于同样原因。但是最大思想家中这两次搁浅并不是什么暴弃，也不是什么否定的东西，而

是相反。这是全然另一种东西上升而来的征兆，是一种新的开端的闪电亮光。谁若真正会知道这种搁浅的根因，并能从知识上加以解除，就必会成为西方哲学新开端的奠立者。

尼采在他最大的创作和最深的孤独时期，曾在他的书《朝霞》(1881年)的一本赠送样书中写了如下诗句：

谁有朝须报知许多，
也就向自己内心作许多沉默。
谁有朝须点燃闪电，
就必须长期是云。^①

谢林关于自由的论著是那些稀有的著作之一，在这些著作中这样的一种云开始形成。这种云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后来者只有这样一件事作为切近的义务：直指向这一云端。当我们解释这一关于自由的论著时，应当实现这一点。

不过这一解释上的直接意图是一种三重性意图：

1. 人类自由的本质，而这同时意味着理解自由的问题。以此哲学最内在的中心将被提高到知识之内，而我们也从知识上把自己置入这一问题本身。

2. 应做的是，从这里开始使我们对谢林的整个哲学及其基本特点有较切近了解。

3. 在这条道路上从其推动力量我们会达到对整个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一种理解，因为谢林是德国哲学这一整个时代真正创造性的和跨越最宽的思想家。在这点上他是如此有成，以致他从内部而来推动德国唯心论超出其固有的基本态势。

当然，谢林还没有把发问带到荷德林自己以诗意不能不投

^① 1883年3月14日给奥古斯特·本格特的题词。见汉斯一约阿希姆·麦特所编《弗利德利希·尼采的手稿遗作》理查·哈德尔出版社，莱比锡1932年。尼采文献馆之友协会第6期年刊。

入的那一形而上学的位置，以便以之而理所自然地恰好才保持孤独。这些诗人与思想家的孤独史将永远不可能写出，而这也并非非如此不可。如果我们不断地将其中某种东西保存于记忆，那也就够了。

下堂课我们将立即开始进行对谢林自由论的解释。这一论著的原文可以单行从《哲学丛书》一个版本得到。解释的程序是这样：我们将步步跟随论著行文过程，适时在个别小站展开那种历史地或即同时实质上必得认知的东西。当我们以此取得对论著的一种理解，论著本身就从我们向前离去，而进入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事件行程，以此同时启示这一历史的最内在的法则，并从而启示那种我们为了走入自由境地必须先解决的东西。在人的历史中本质性的东西永远也不会由于人们对之置诸不睬就被克服，也不会由于人们通过单纯遗忘使自己脱身就被克服，因为本质性的东西会一再返来出现，而问题一直只是，是否一个时代相应有所准备和足够坚强。

c) 谢林生平要迹、著作版本和关于他的著作

在解释谢林论著之前，让我们先还简短地谈两点。

1. 谢林生平的一个简缩的和更多是外在性的轮廓，
2. 提列我们工作的最必需的和最合用的工具书。

关于 1。只要一个思想家的著作或他的著作片断与遗迹已流传下来，一个哲学家的“生活”对于公众就一直会是不重要的。此外通过一种生平描述我们对一种哲学定在上真正的东西也永远不会得以知识。如果现在尽管如此对谢林的外在生平还是提供一些提示，那么做这点的意图也更多是出于以之提供一种可能性，更明确地把这一生活行程组合到众知的时代史中去。

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德国人一样，谢林也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之家。他 1775 年 1 月 27 日生于士瓦本的小城市里昂贝格，

离大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凯卜勒的出身地不远的地方。两年之后，即 1777 年，谢林的父亲被作为神学预备学校的传道士和教授聘任到图宾根附近的贝本豪森。10 岁时少年的谢林上拉丁文学校，来到纽尔亭根，这是一个小城，在这里荷德林同时度过他的少年时代。一年稍后谢林的父亲就必须从学校接回这个男孩，因为按教师的说法他在那里没有什么要学习的了。于是谢林便和年岁较大的同学一起在贝本豪森上课，一直到 1790 年，在这一年即他正 15 岁时，他被作为大学生录取到图宾根大学。贝本豪森的教师们即已在谢林身上看出了一种“ingenium praecox”：一种早熟的创造性才能。在其大学时代之前，谢林就已和其他他不接受的哲学学习读物同时阅读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这一著作对于他整个未来哲学工作一直是决定性的。关于康德，谢林还不知道什么。但是在同一年，1790 年当谢林入图宾根大学时，康德那一本对年轻一代人发展和德国唯心论成形起了奠基石作用的著作问世，这就是《判断力批判》。

谢林在图宾根学习了 5 年，2 年哲学和 3 年神学。他同时与荷德林及黑格尔从事一样的学程。后两位是同年，但比谢林大五岁，较早地离开了大学。

康德的哲学、法国大革命、希腊人以及由雅可比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 1785 年^①引起的泛神论争论，决定着这些图宾根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到日常习惯。正如已提到的，谢林在他学习年代的最后一年还发表了他最初的哲学著作，它完全处于费希特刚知名的知识学的影响之下。荷德林在耶拿在他于那里从事家庭教师活动期间曾听费希特讲课，当他 1795 年复活节前后在图宾根访问谢林时，曾能对谢林证明说他（谢林）的进展恰恰和费

^① F.H. 雅可比：致摩西·门德尔松书信论斯宾诺莎学说。罗屋出版社，布累斯劳 1785 年。全集，第 IV 卷第 1 辑，莱比锡 1819 年。

希特一样远。

同他的几位朋友一样，谢林也曾当家庭教师，更确切地说，他曾在莱比锡任家庭教师，在那里他同时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1798年，即他23岁时，遵费希特的建议和遵歌德的促动谢林被聘到耶拿任无薪金哲学副教授。为了使人认识谢林曾可以在何种活跃而迅进的精神世界中发展自己，魏玛和耶拿这两个地名就够了。1801年还有黑格尔从法兰克福来到耶拿，以期在那里取得教授资格。

从1798到1803年耶拿时期是谢林生平中最富成果的时期。他那时论证了一个体系，而自然也不曾僵板地呆在这一体系。在耶拿他首次作了自己著名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讲演。一些事务性和个人的事情导致他于1803年离去。在于乌尔茨堡从事短时教学活动后，谢林于1806年移居到慕尼黑。那里当时还不存在大学。谢林现成了科学院院士和造形艺术科学院总书记。除了由于1820年至1827年间在爱尔兰根停留而中断外，谢林直到1841年都一直在慕尼黑。1826年老巴伐利亚因高施塔特·封·兰茨胡特大学（从1800年存在于那里）迁校到慕尼黑。谢林聘任到这个大学乃是理所当然，尽管有一些秘密诡计反对这一聘任。

1831年黑格尔去世，他从1818年起在柏林展示了辉煌成效，并在德国支配了哲学。不久后召任谢林为黑格尔继任者的计划变得活跃起来。但只是在1841年弗利德利希·威廉四世当政之后，事情才做到。在柏林谢林讲课一直到1846年，但是他不曾能够展示出和黑格尔同样辉煌的成效。这不仅在于他现在哲学的特性，还在于整个时代的精神和非精神。谢林从一切公共活动抽回自身，直到他1854年死去完全为使所计划的主要著作成形而生活，这种著作不曾超出讲稿系列的形态。

人们常常在谢林这个名字上乐于指出说这位思想家曾连续

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人们有时甚至还把这点记作一种典型的缺点。但实情却是，很少见一个思想家像谢林那样从自己最早时期起就如此热情地为自己唯一的立场进行斗争。黑格尔则相反，这位审慎思考的人在 37 岁时才发表他第一部大作，但以之同时他也就和哲学及他的立场了帐，随后的东西是改进与应用。当然一切都是大手笔和富有保证。

然而谢林却不能不一再舍开一切，一再重新使同一的东西得到一种根据。谢林有次曾说：

“甚至上帝也必须听一个自己意欲立于真正自由哲学开端的人自己行事。这在此意味着谁欲有所得，就将有所失，而谁放弃什么，他就将发现什么。只有一下曾离弃一切和自己曾被一切离弃的人，只有一切对其已沉沦和其唯一从无限物看自己的人，才是达到其自身根据的。那是一个大步伐，柏拉图曾将其与死亡相比。”(IX, 217/8)

谢林曾多次作出这种步伐。正因为如此，他大多数下缺少静息和发展的恒定性，所以他的创作也常常缺乏最后制作的真纯性。但是这一切同立场更换的不幸快捷性毫无共同之处。什么真正维系着这一长长的一生，充实其内容并一再将之强引向新的起动过程，我们将会通过解释这一论自由的著作经验到。为了推测到在这一思维生活中经过的并非一种个人的命运，而是德国人的历史性精神本身在给自己寻求一种形态，我们不需要了解别的，而只需了解老谢林的形象。

关于 2. 我们工作的辅助手段

a) 谢林的著作在他死后不久便由他的次子编辑出版，这就是《F. W. J. 谢林全集》。K. F. A. 谢林编辑出版。斯图加特，奥格斯堡：柯塔出版社，1856—1861 年。它有 14 卷，分 2 辑。第 I 辑有 10 卷，这里所收的是单行发表的东西、杂志中的论文和论著、学术讲演和讲稿。部分地补充以未发表的东西。在第

II 辑(1856—1858)中的是从遗稿中留下的这位哲学家的晚期学说如同其从 1805 年起发展形成的那样；它是以讲课稿形式提供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

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这一已罕有的全集本所提供的是《谢林著作》曼弗利德·施罗特依原版按新编排编辑出版。从 1927 年起到现在出了六本主卷。

此外可以使用的还有《谢林著作》三卷选 1907 年在菲里克斯·迈纳出版社《哲学丛书》系列范围内出版。这里也有一些单行的个别著作，如我们解释的原文。

对于了解谢林的生平史，但也对于了解他的著作的形成，作为原始著作不可缺少的是三卷本《从书信看谢林生平》，G.L. 普里特 1869/70 编辑出版。这三卷书是编辑出版者为了计划全面阐述谢林生平所作的准备。这方面还有谢林与费希特两人遗稿中的哲学通信 载于《J.G. 费希特往来书信》，v.H. 舒尔茨编辑出版 共两卷 柏林 1930 年 第 2 版。

贡道尔夫编辑出版的《浪漫主义者书信》，1907 年，首先对耶拿时期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完整而合乎原始材料的情景。

b) 关于论述谢林及其著作事业的一些著作，只有两种值得提出。

1. 库诺·费舍尔的《谢林生平著作和学说》作为他的《近代哲学史》的第 VII 卷，1872 年出第 1 版，1923 年出第 4 版，它一直还是最好的全面阐述。库诺·费舍尔的阐述是杰出的，是因为他的阐述平实而却是出自对整个时代的一种丰富的知识。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已过时，在广大的描述中把原始材料制作作为生平历史，是做得极成功的。对谢林著作的处理实现于一种平易的报道形式，常常是完成于可用的内容陈述，这类陈述在哲学上没有带来什么大推动，但是也没有弄坏什么。

2. H 克尼特麦耶尔 1929 年在慕尼黑以《谢林与浪漫派》为

题出版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小幅度的新阐述，它收在文集《专题阐述哲学史》第 30/1 之内。克尼特麦耶尔的书是严肃认真地和细心地设想的，写得新颖，书中附论通观关于谢林和浪漫派的著述，提供了一种可信的路标。当然，在这本书里谢林决定性的哲学如其在自由论中展示的那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此外作者靠今天的辩证神学作阐述自身也带有对视野的一种大的限制，特别是在那些涉及真正形而上学思辨问题的地方。

关于德国唯心论这一整个时代的历史阐述，海姆什特 1935 年出的新版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是最好的读物。其中有一《哲学史研究状态概览》。

对于深入这一整个时代一般的精神史，狄尔泰的研究作首先需要加以利用。它们全都是为一宏大而深刻地设想的德国精神史进行的先行工作。如果事情应当是对德国唯心论作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直接服务于同德国唯心论进行创造性争论，那狄尔泰的著作就不能提供什么，如同那些按价值与幅度较小的全面阐述一样很少提供什么。但是如问题是应弄明精神错综复杂的支配作用，弄明个人的和民族的精神的这种作用，那么一切就都变得明亮和宏大，虽说狄尔泰的轻快流畅的阐述方式不再完全适合我们的风格特性。全集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有：

第 II 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世界观与对人的分析。哲学史与宗教论著。

第 III 卷：德国精神史研究。

第 IV 卷：青年黑格尔史和德国唯心论史其他论著。

单行发表的有：《体验与诗 莱辛、歌德、诺瓦里斯、荷德林》；狄尔泰常常被遗忘的青年作《施莱尔马赫尔》（卷 I，1870 年）。对 1795 年和 1806 年间德国精神状况作根本阐述的首先是第 II 卷与第 IV 卷。我们不可以因每日出现的新出版物和小论著的杂碎而眼中失却重要的德国人有关伟大的德国人的经久著作。在

科学中最新的东西也并非总是最好的东西。如果科学失去其伟大传统，那便是科学的死亡。这整个时代没有康德是不可思议的。伟大而高尚，这甚至经过对他的创造性批判而新又得到证实，他的著作以此渗透于一切，同样也渗透到他的著作闪射出的变化力量之中。

d) 解说论著全标题，作为引向存在问题的先导

现在我们开始对谢林论著的解释，作为我们解释谢林自由论的铭言，我们引取谢林自己的一些话语：

“如果人们立意尊重一位哲学家，那就必须在他还没有进展到结果的地方，在他的基本思想中理解他；……[在]他由此出发的[思想中]理解他。”(Ⅱ辑，Ⅲ，60。)

而另一说法是：

“说一个哲学家不可理解，是对一个哲学家的一种坏的抗辩。”(X, 163)

这一论著的完整标题是：《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与之相联系的对象之哲学探讨》。

首先应做的是简短地解说一下标题。这一标题提示的是什么？是作一些探讨，而不是展示和报告一些结果和论断，或者仅仅是去表示一种观点。我们被强制来追迹一种哲学发问的进程，并与之一同行进。如其看起来那样，更具体地说所涉及的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关于自由的本质的问题，且是人类的自由的本质问题。人们在“意志自由问题”这一众知的题目下知道有这个问题。在这个题目下所讨论的是，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并且如何才能充分令人信服地证明有关回答。自由被认为是人的一种属性；什么是自由，人们认为是不待说的，同时人们以为已经知道什么是人本身和谁是人本身。不确实的只还是，是否该把自由的各种特性归于人和人的意志能力，抑或须得

否认人有这些自由特性。

这种意志自由的问题最终是颠倒地提出来的，因而也全然不是什么问题，谢林的论著与这种问题毫不相干。因为在他那里自由并非视为人的属性，而是反过来：人至多视为是自由的所有物。自由是有容括和贯通作用的本质，人反过来置于这一本质，人才会变为人。这乃是要说一点：人的本质建立在自由之中。而自由本身是整个真正的存在的高于一切人性存在的一种规定。就人是作为人，人就必须分有存在的这一规定，^⑥而人之是，也是以人完成对自由的这种分有而言。

要点是：自由并非人的属性，而是人是自由的所有物。

当对人的自由进行探讨以之就随着表明这种探讨是对作为整个真正存在本质的自由的一种特定种类进行探讨。追问人的本质，这意味着超出人进行追问，问到那种比人类本身更本质和更有力的东西里去，即自由去。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赠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

这些探讨在构想上和合乎构想地已超出人、超出自由而进入一般存在本质的问题。的确地，它们当下是立于关于存在本质的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不难可以指出不可能存在比之更广阔更深刻、因而当然也更本质的问题了。谢林在标题中只是完全从外面通过“及与之相联系的对象”这一附加语暗示出这一更广阔和最广阔的联系。

如果我们注意到论著的这一安排，那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无须进一步详细论证为何选取了这一论著。因为论著是向存在整体之内发问，所以我们竟至在它之外不可能谋取什么，从那

^⑥ 更好的说法是：必须在存在物之内存在，这一存在物真正才是自由的，因而是最存
在着的（人作为“中心本质”）

里着手另外还可以特别论证为什么对自由进行探讨，因为对于整体中存在问题，充足的根据是在存在本身，并且仅仅在这里。而人也不能使自己脱离整体中存在，因为人实际上只是其之所是，是由于人立于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之内，并保持这一位置。人不能使自己脱离整体中存在的东西。对此人诚然可以持有错觉，人可以把这种东西和那种东西当作唯一的，他可以把部分当作整体，但这种情形终归常常也只是这样而已：他是把一种特殊的東西视为整体，因而总是以某种方式从整体出发作想，并且从整体上作想。这里还完全没有涉及是否对整体的把握总不外是一种相对的把握，或者对整体的把握是否完全地、绝对地触及整体。

我们已说过，不需要进一步论证为什么我们选取了这一论著。事情终归是由于这一论著本身。因为论著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中，人的一切个别意图和论证所依以为基础的东西得到了讨论，在其中整个哲学的问题得到了讨论。谁理解这一问题，立即就会知道问我们为什么和为了什么进行哲学思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哲学只是从它自身论证自己，或者完全不论证自己，适如艺术只是通过它自身启示它的真理。

人们永远不可能证明哲学如何和为何是必需的，每一这样的证明尝试自始就误解了哲学。但出于同样的根据，也不可能指证哲学是多余的，说已到了废除哲学的时候，或不让它形成出现的时候。谁从事这类之举，就会提供最显然的证明，证明他无论如何完全不能谈论和研讨，他只是贬谪地说到的东西，不能谈论和研讨哲学。

哲学的必要性真正说来不容进行论证，哲学本身也永远不容攻击，这对于哲学的内在本质是一个优点，对于它的外在地位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不利。它的要求永远也不可能脱去随意性的外观，只要哲学是作为人所从事的许多东西中间某种同样

也存在的东西与我们相遇，只要我们仅仅是知晓哲学，而不容通过它来改变我们，事情就会如此。这样我们便理解到，哲学只有从自由出发才是可以完成的，并且哲学的完成是最高自由本身的一种行动。

但是尽管一种逐渐使人信服哲学之类的作法是不可能的，而哲学的进程也从不容直接地加以论证和使人理解，现在还是可以要求作一种说明，说明为什么现在在这里恰恰是谢林的一篇论著，并且是论人类自由的这篇论著被作为基础。连这一点也只有从这一论著本身才可以得到论证，而且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对之作一种哲学的解释之后，才可以得到论证。但是这种成功之所以成问题，首先不仅是因为其是依赖于我们所有人的定在力量和定在公正，而更多地是因为其是依赖于一些前提，为了确保这些前提，我们正必须作出努力。

迄今并不存在那种给我们准备了条件的哲学，来对谢林论著作充分的亦即作创造性克服的理解，连谢林自己的哲学也做不到这点。因为每一哲学作品，如果其是一种哲学作品，会推使哲学超出在作品中占取的位置；一种哲学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揭开一个新的领域，设起一些新的开端和产生一些新的推动，以此作为自己的手段与道路便被证明是被克服了的和不充足的。

产生一种作品的种种前提与条件对于作品的解释原则上是不够的，因为作品本身会设立发问的一些新的尺度。而由于一切说明仅仅一再反取于已经现存的和已知的东西，因此创造性的和真正历史性的东西对于历史的说明就不仅仅是保持为封锁的，更为不幸的是历史的说明的独一无二唤起一种假相，似乎创造性的东西全然不存在于那里，似乎它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而已。但是如果人们终归还想针对把不可说明的东西化为可说明的东西而拯救历史中不可说明的东西，人们大多就从一些有启迪的和有感发力的说法中寻取逃路，而不是返向一种真实知识

活动的条件。从后来的东西与被引起的东西出发作说明，同样是不够的，起码关于作用乃是件特有的事情。起作用的大多是偶然的、外在的东西，是人们（在其作用史中）已经识知的东西。

只有当我们把握住那种使谢林的自由论超出它自身的东西，我们才会真的步入谢林自由论的领域和真实衡量它。我们是否会满足这一条件，其意义同于我们是进行哲学思考，还是仅仅谈论哲学。但我们之作哲学思考也仅仅是在我们定在状况先变为整体中存在问题现实急需之时。由于我们的定在是一种历史性定在，历史性东西也保持在哲学思考之中。这乃是说，我们愈是从本原上构思哲学问题，我们就愈深挚地生长到我们历史的联结力之内，这一深挚性愈是真纯，各种单纯关联就愈以明朗形态出现，我们历史上和哲学上处于这些关联之内，它们值得加以掌握，亦即从根本上加以塑造。

对于我们，这样一种单纯的联结在谢林论著已作为问题对待的东西上是存在的。这首先还只是一种论断，也只是一种个人信念的表达。是否事情有更多内容是和另外一种东西，只有对论著的解释才能表明。

e) 谢林与黑格尔

除了缺少与理解问题相应的充分实质性的前提，还存在着另一根因，它至今妨碍了从哲学上把握谢林这一著作。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优势地位，它在那时作为历史事实存在，而后来也决定了对两位哲学家的历史阐述和评断。

我们已提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年)前言中有一种否弃谢林的态度。这一否弃涉及由谢林当时构思为基本原则的关于绝对之为一切对立的同一与无差别这一概念。就此黑格尔现在说道：“任一定在如其在绝对中存在那样看来，在这里不在于别的什么，而无非在于关于它可以讲现在关于它已是作

为某一种东西说了；然而在绝对中，在这一 $A = A$ 中 却似乎完全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反之在绝对中一切都是一。把这一认绝对中一切都等同的知识，同进行区分的、充实的或寻求充实与要求充实的认识相对立，或者把它的绝对宣张为黑夜，在其中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样，一切牛皆黑，乃是认识上空虚的幼稚性。^①

鉴于黑格尔的基本态度如其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现出的那样，是基于起初和谢林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黑格尔的这种否定态度就更加值得指出。两人的这种合作当时在共同编出《哲学批判杂志》中也从外在方面表现出来。谢林和黑格尔举办这一杂志，是为了“给哲学上无体统东西设立目标与尺度”。黑格尔自己在他题为《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1801年）一著中曾明确承认谢林超过费希特所作的新步伐。这种共同工作的交互作用对于两人都曾是富有成果的，但在共同工作过程中他们的道路却各走东西了。尽管谢林离开耶拿之后书信交往愈来愈稀少起来，他们的个人关系还没有离异。但是还在《现象学》问世那年年首即 1807 年 1 月 11 日 谢林就写信给黑格尔说：“我十分急切地期待着 you 最终问世的著作。当你的成熟还从容进行，使其果实达到成熟，就可知定然会出现什么了！我进而祝愿你的只是有平静处境和余暇去发挥那些如此经久而仿佛非时间的作品。”信结尾写道：“现祝你好，让我们之间的联系不再如此长久被中断。请确信你的谢林的永不可破的和最诚挚的友谊”（谢林生平，II，第 114 页及以下两页）。

同年 11 月 2 日谢林写了给他黑格尔的最后一封信；那是证实收到黑格尔和 5 月 1 日一封信一起寄给他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在此只是言明他关于谢林的暗示更多是指向借用他（谢

^① G.W.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 拉松原版原文编辑出版。莱比锡 1928 年第 3 版 第 1 页及以下。